

閻錫山執兩用中 (續完)

王成聖

晤吳祿貞聯張紹曾

閻錫山一戰成功，自清軍第四十一混成協第二標標統(團長)，被山西省垣軍政民衆各界一致擁戴，在他過二十九歲生日的那天，膺選中華民國山西首任都督，少年得志，青雲直上，誠然是人生一大快事。然而，壓在他雙肩上的那一副担子，也是够沉重的。所謂任重而道遠，就當年風雲際會，驟騰方面的閻錫山而言，確實是最恰當不過的形容。

便在起義告成，歡渡誕辰的那一天晚上，閻錫山在寓所接受了至親友好歡宴致賀，席終人散，他想想仍覺得有點不放心，當夜他照舊回到營房，特地住在二標二營營部，親自坐鎮。忽然，素來親近已逝巡撫陸鍾琪的一標三營管帶(營長)熊國斌，帶了他的全營官兵，全副武裝，整隊而來，熊國斌排闥直入求見閻都督，一看到他便立正敬禮說：

「卑職特地來保護標統。」

不稱都督而曰標統，閻錫山一聽他的語氣就不對，再望一瞥他的神色，當下便深知有異，但是他聲色不動，泰然自若的說：

「很好，你現在去下令三營官兵架鎗集合，我要跟官兵們講話！」

熊國斌還以為閻錫山果然一時失察中了計哩，他匆匆的到外面去打了一轉，再回到閻錫山住的房間裏說：

「報告標統，槍架好了！」

他這兩句簡短的報告猶在餘音嫋嫋，閻錫山却胸有成竹，不慌不忙的採取斷然手段，他拔出手槍，親手將蓄意脅以兵威，企圖加害於他的熊國斌一槍擊斃，這就是所謂的「射人射馬，擒賊擒王」，佔好了先聲奪人之勢。然後大踏步走到操場上，向整隊集合，蠢蠢欲動的一標三營官兵高聲宣佈：

「熊管帶反革命，罪在不赦，我已經把他槍斃了。你們先把槍架起來，贊成革命的留下，不贊成的自行解散，各自回家去，我決不為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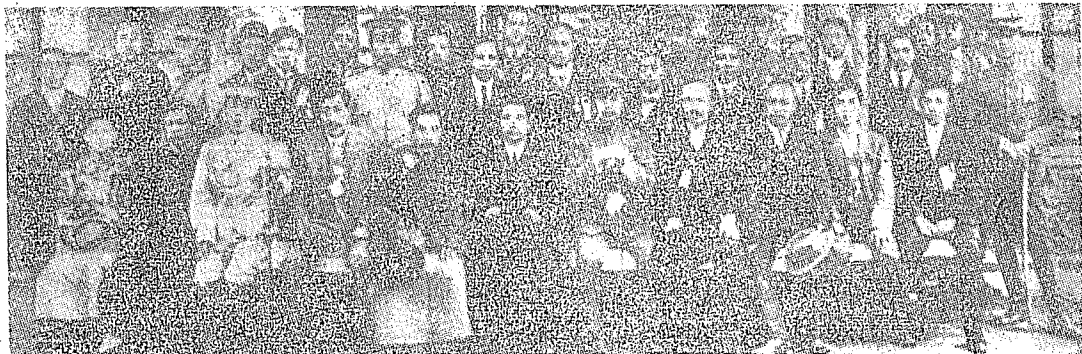
一標三營原由熊國斌襲奪而來，聽說熊國斌業已槍決，除了有兩連人畏罪胆怯，一哄而散外，仍然有兩連官兵留在原地，屹立不動，聲稱願意參加革命軍，繼續接受閻都督的指揮。

方才單人匹馬，挺身而出，救平了山西新軍謀叛，回到屋裏喘一口氣。趙戴文又十萬火急的趕了來，告訴閻錫山說

「太原市面上有亂兵騷擾，很有些老百姓遭了他們的殃了！」

閻錫山聞訊又是親身出動，他只帶了幾名衛兵，驟馬奔馳，趕到太原城裏，果然瞧見有零零落落的散兵潰卒，在肆行搶劫。這一回，閻錫山再來上一次迅雷不及掩耳，快刀斬亂麻，他當衆手刃散兵潰卒多名，剩下的，直吓得心驚胆裂，魂飛魄散，一溜烟跑了個一乾二淨。太原市面迅速恢復平靜，再也沒人敢於以身試法，嘗試一下新任都督閻錫山的鐵腕了。

山西光復之次日，清廷諗知大勢已去，但却爲了作最後的掙扎，一面起用養「痾」滬上的袁



孫中山先生首次蒞臨，在時國民元年九月十九日，山西各垣界熱烈歡迎，留念中山先生右側着戎裝者，即為首任山西都督閻錫山。——這一幀照片，在中山先生右側着戎裝者，即為首任山西都督閻錫山。前門衙撫巡西山即亦，署督西山於攝，。過住裏門衙座這。

世凱，以內閣總理大臣為餌，誘使出而統率北洋新軍六鎮（師），與革命軍抗。一面安撫在太原起義告成的閻錫山，和同情革命，時駐灤州的第二十鎮統制張紹曾，因而假惺惺的下罪己詔，允許革命黨人合法組黨。閻錫山有澈底推翻滿清的決心，更有智慧颯破清廷「一手遮盡天下耳目」的緩兵之計，他召開軍事會議，確定了以攻為守的戰略方針，派兵一部進駐娘子關，作進攻河北正定的態勢，看一看清廷究將如何應付。

正在調兵遣將，陡然接獲情報，清軍第六鎮吳祿貞部吳鴻昌旅業已奉清廷之命進窺山西，於是閻錫山迅即應變，妥籌戰守方針，當時太原兵少力分，情勢相當的嚴重。閻錫山正深思熟慮，焦灼不已，第六鎮統制（師長）吳祿貞的一員參謀周維楨，帶一封吳祿貞的親筆信，專程前去謁見閻錫山了。

北方革命功敗垂成

吳祿貞也是革命健者，士官學校畢業生，比閻錫山尤早四期。閻錫山對他頗表傾心，聽說周維楨到，立予延見，他打開吳祿貞的親筆信，不覺焦慮盡祛，興奮莫名，因為吳祿貞的信上是這樣寫的：

「……公不崇朝而據有太原，可謂雄矣！然大局所關，尤在娘子關外。……革命之主要障礙為袁世凱，欲完成革命，必須阻袁入京。否則，無論忠清與自謀，均於革命不利。望公以麾下晉軍東開石家莊，共組燕晉

聯軍，合力阻袁北上。」

周維楨並且面告閻錫山，駐冀東灤州的張紹曾，曾於太原起義之日電奏清廷，促請立憲，灤州山西兩面告警，已使清廷左支右絀，慌了手脚，派吳祿貞趕赴灤州宣慰。及至太原光復，清廷又命吳祿貞為山西巡撫，督師入晉。周維楨言下之意，張吳原為士官同期同學，一向志同道合，他到灤州，就唯有和張紹曾切取聯絡，約期舉事。如果灤州二十鎮、保定第六鎮，和山西第四十一混成協一致攜起手來，在袁世凱未抵北京重新掌握北洋六鎮以前，推翻滿清廓清華北應該毫無疑問的。因此，閻錫山在振奮之餘，立即決定覆電吳祿貞，表示一切同意。他的幕僚人員唯恐吳祿貞遣使賈信其中有詐，閻錫山却哈哈大笑，坦然的道：

「豈有誑人的吳祿貞！」

周維楨完成使命，得了閻錫山欣然同意的答覆回去，祇不過，少年老成，智謀深沉的閻錫山還「留了一手」，他請周維楨向吳祿貞建議，先命第六鎮中的旗兵進犯固關，然後由晉軍突擊於前，第六鎮其餘官兵突襲於後，將旗兵聚而殲之，果若有成，不但掃除了燕晉聯軍的障礙，尤其對閻錫山來說，更不啻是吳祿貞在向他提供一項不容置疑的保證。

甚且，周維楨方走，閻錫山便命參謀仇亮電促吳祿貞用兵。吳祿貞從灤州回到了保定，閻錫山還跟他通了個電話，半開頑笑半認真的說：

「將軍莫不是被巡撫的職位動了心？」

吳祿貞在電話裏毫不遲疑的回答他說：

「這是那裏的話，閻都督，我看我們應該當面談談，共罄懷抱。」

閻錫山很高興的應允了。於是，太原光復後六日，九月十四（陽曆十一月四號），娘子關上，一列升火待發的火車裏，便出現了一個民初非常重要的場面。吳祿貞輕裝簡從，他祇帶了旅長吳鴻昌、參謀何燧坦然而來，與閻錫山及其幕僚人員抵掌暢談革命大計，閻錫山接受了他阻止袁世凱入京，重新掌握北洋六鎮，抵禦革命軍的意見，同時也自動放棄了先殲滅第六鎮旗籍官兵的先決條件，雙方約定共同組織燕晉聯軍，吳祿貞担任都督，閻錫山自願副之。

臨別之際，閻錫山面告吳祿貞說：

「事不宜遲，我回太原後，立刻就調一混成協到保定，充作聯軍的一部。」

吳祿貞似乎有點迫不及待的問：

「您的部隊大概什麼時候可以出動？」

閻錫山斷然的說：

「將軍的這一系列專車一啓程，我部官兵的第一列車緊跟着就來。」

吳祿貞、張紹曾，和閻錫山，原已全盤掌握北方形勢，燕晉聯軍出動，張紹曾的二十鎮從灤州前來會師，原不難在數日之內直搗黃龍，顛覆清廷，使華北各省全部光復。然而，就由於這三位將軍的基本性格不同，成敗也就互異，北方革命，終成曇花一現，坐視袁世凱從容北上，夾在清廷、革命軍之間坐收漁利，釀成了北洋軍閥禍國殃民達十六年之久，國家元氣大喪，民衆陷於水深火熱，只留下了山西一片「世外桃源」，

如今回想，猶仍令人不勝浩歎。

離并北走回師太原

一般說來，吳祿貞固一代英才，但他笑傲王侯，鋒芒太露，張紹曾與吳祿貞、藍天蔚號稱東北之湖北三傑，但他黨性終嫌不够，定力也有待加強。因此乃在三將軍聯合陣線告成，收京在望之際，也就是閻錫山所派遣的晉軍先頭部隊第一營劉國盛旋踵開到石家莊的時候，吳祿貞先已被刺，石家莊正一片大亂，晉軍立刻原車返回，燕晉聯軍成爲泡影。而在灤州的張紹曾，也被清廷盡解兵權，改任有名無實的長江巡閱使。此一劇變，確曾使閻錫山進退失據，惟有出之以撤守一途。袁世凱北上後，立派北洋精銳第三鎮曹錕全師入晉，北洋驍將盧永祥、吳佩孚、王承斌、張福來俱在行列之中。閻錫山倉卒應戰，以姚以价爲前敵總指揮，終以价率部返并，閻錫山爲保存革命實力，徐圖東山再起，他召集部將，語語叮嚀：

「……革命工作是以小敵大，以寡敵衆，必須經百敗而後成。今日之分退，即將來合攻之基礎。我們的同志必須百折不回，奮鬥到底！」

然後，他將所部分爲北路軍及南路軍兩支，而以副都督溫壽泉率南路軍退向晉南，他自己親率北路軍退到綏遠，陰曆十一月二十三日（中華民國元年元月十日）閻錫山方始進抵包頭城下。包頭城裏的清軍實力遠勝於閻錫山所部，但是他們胆小如鼠，要求閻部不入城，願意供給糧餉。

閻錫山却抓住了他們的心理弱點，限清軍在兩小時內讓出城池，否則即行進攻，包頭清軍果然被他吓跑了，於是閻錫山兵不血刃下包頭。

可是，當他自包頭進攻歸綏，却碰到了勁敵，清軍第一鎮第一協全部是旗兵，抱必死之決心，戰鬥力尤強。閻錫山派王伯軒爲前敵總指揮，猛攻城外據點桃子壕，不但損兵折將，王伯軒也力戰陣亡，當夜，召開軍事會議，閻錫山的麾下諸將都說：

「如果再行進攻，唯恐全軍覆沒。」

閻錫山却毅然決然的說：

「勝敗之機不在於敵人，而在我們自己，轉敗爲勝，此正其時矣！」

然而，等到諸將相繼退出，總參議趙戴文方始憂心忡忡的道：

「我看各將領的戰鬥意志，繼續進攻，頗難得利，您看怎麼辦呢？」

直到這時，閻錫山方始悄悄的告訴他說：

「太原諮議局和軍政界人士，已經秘密派人帶了信來，歡迎我們回省城去。我也打算馬上回師太原，因爲太原才是我們的主要目標，歸綏不過是副目標而已。攻綏不利，我心裏當然是很明白的，祇不過，我不願意把我的計劃先告訴諸將，免得機密外洩。」

因此，第二天，閻錫山便明修棧道，暗渡陳倉，打了很漂亮的「以進爲退」一仗，仍舊下令進攻歸綏，却在全軍推進五里後，再下一道「停止待命」的命令，然後改向東行，走了五里再折向南方，一直回到晉北的神池，暫且駐紮。

一日，有一位天主教的神父，歡天喜地的跑來訪閻錫山，一見到他就高聲嚷嚷：

「共和了，共和了！」

閻錫山的部下登時便齊聲歡呼，雀躍三千。唯有閻錫山集合所部，作當頭棒喝的说：

「共和雖已宣佈，回太原還得奮鬥！我告訴你們，不宣佈共和我不悲觀，宣佈了共和我們反而不敢樂觀，我們還得加倍努力，整飭軍紀，爭取民心！」

席捲計劃全盤打銷

反攻太原之役，還有一段插曲，那便是袁世凱繼國父而為臨時大總統，以唐紹儀組閣，段祺瑞為陸軍總長。時任山西「巡撫」的是北洋老

將張錫鑾。當閻錫山在辛亥年大年三十趕到了忻州，段祺瑞打了個電報給他，命他暫在忻州小住，不可進攻太原。閻錫山却覆電段祺瑞說：議和是全國之事，回太原則為余之職責，清軍必須迅速撤離，否則即行進攻。

這一來連北洋之虎段祺瑞也為之氣沮了，他立即覆電，說是已命張錫鑾并返京。清軍一撤，太原大門洞開，閻錫山遂在太原各界熱烈歡迎聲中回到省城太原，執行山西都督職務，這是他跟北洋軍閥交手的第一回合。

元年八月二十五日，由中國同盟會改組而成的國民黨在北京成立，閻錫山被推舉為二十九位參議之一。九月十一日，國民黨理事長中山先生自北京赴太原視察，閻錫山曾發起山西各界予以

最盛大熱烈的歡迎，同時，他也接受了國父「保全山西這一塊革命基地」的艱巨任務。

到了民國二年三月二十日，袁世凱賄買凶手，刺殺國民黨代理事長宋教仁於上海北站，二次革命於焉爆發。閻錫山和胡漢民、柏文蔚、李烈鈞同為國民黨籍的都督，但却由於燕晉密邇，閻錫山秉承國父保全山西的囑托，形格勢禁，他的表現便不如胡柏李三都督來得積極，他僅祇聯合各省呼籲和平，並且電請「泥菩薩黎副總統」迅速領銜調處。當袁

世凱下令罷黜胡漢民、李烈鈞、柏文蔚，北洋軍源源南下，大戰一觸即發，閻錫山也祇給袁世凱上了一個長電，力陳外侮日亟，內亂孔殷，而有「堂堂神州，儼不亡於滿清，而亡於民國諸公之手，則天下後世將謂我大總統何」的警語，同時提出建議：

「望我大總統開誠佈公，敦請孫黃(興)二人入都，共圖國事，破除黨見，一致進行，則內憂潛消，外患消滅，其存其亡，繫於苞桑！」

二次革命期間，國父曾祕密派人入晉，命閻錫山沉默勿言，以保持北方的革命據點。俟南軍北上，再與陝西會合，進攻北京。所以，當李烈鈞湖口起義討袁，陝督張鳳翽還曾致電閻錫山，告訴他說：他已與閻錫山聯名，通電反對李烈鈞的行動。閻氏覆電責問的時候，張鳳翽的答覆則是：「此舉孫可諒解。」

不過，和閻錫山同為國民黨員，同為鐵血丈夫團之一的李烈鈞，對於閻氏的此一通電到是公開表明大為不滿的。所以，閻氏私下曾向李烈鈞直承，他這麼做不過是一種權術，一次苦肉計。

光靠「權術」和「苦肉計」，仍還是不可能在北洋勢力瀰漫全國之際，在袁世凱、段祺瑞之流臥榻之旁鼾睡的，尤其是像閻錫山這麼一位革命黨人、鐵血丈夫團員、國民黨參議，所以，從袁世凱憑恃北洋武力宰制全國起，閻錫山便在持續不斷，橫逆時來的在受到北洋軍閥的壓迫和排擠。

第一次，袁世凱下令將各省的財政部門一改國稅廳，再改財政廳，直轄於中央，只受省的監



民國六年任山西督軍兼省長時的閻錫山

督，這是他實行中央集權制的第一步，老袁派到山西的第一任國稅廳長是袁永廉。而山西方面，首先便由一省的最高行政官員民政長陳鈺，拒不同意袁永廉整理國稅計劃。袁永廉有恃無恐，憤憤然的揚言，他要捲舖蓋回北京去了，事關於閻錫山，便將他請了來說：

「你的計劃確實不錯，可是你也得計算計算，如果照你的計劃認真實施起來，只怕光是擋卷房，就要佔半個太原城了。」

這話便是軟裏透硬，逼得袁永廉不得不知難而退，把他的「席捲計劃」全盤打消。

第二次，袁世凱攔奪三晉，更上層樓，他以巡按使取代各省的民政長，而派旗人金永出任山

西第一任巡按使，再下一道命令，各巡閱使得成立警備部隊，於是金永便趁此機會大舉招兵買馬，由七個營而十一個營，當金永聲勢最浩大的時候，閻錫山却備受壓迫，他的部隊已被裁編到一個旅和兩個獨立團，全部官兵還不到七千人，袁世凱以為金永在山西的勢力已經超過了閻錫山，閻錫山當然是不足為慮的了。

山西擴軍一日千里

殊不知，閻錫山和他的同志好友，得力助手趙戴文聲應氣求，通力合作，他們對外標榜劃境自守，與世無爭的治管方針，決不侵佔鄰省的地盤，決不覬覦中央的政權，一旦中原有事，他們便跟各方面虛與委蛇，多方敷衍。然而，在實際上他們却無時無刻不在暗中準備，多方充實自己的力量。

山西原有一個第四十一混成協（旅），但在民元前後擴編為一個師，而以中央第九師為番號，師長高震。民國二年五月，蘇俄使外蒙軍，分兵東西兩路，大舉內犯，閻錫山迅即編成一混成旅，命趙戴文為旅長，二十七日，閻錫山自動請纓，他要親率這一個混成旅北上迎戰——這一下果使

袁世凱心生疑忌，他以省防重要，不可無人坐鎮為理由，婉

拒閻氏所請，改派孔庚率隊赴援。

閻趙二位一看袁世凱對山西擴軍已感不安，便又自動的「縮軍」，其實是換湯不換藥式的化整為零。

他將已有的第九師和一混成旅，改編為第一、第二兩個混成旅，但是袁世凱却還不放心，除了金永的十一個營，他又派湖北人孔庚為晉北鎮守使，孔庚當然不是袁系人物，不過他和閻錫山積不相能，根本不接受閻錫山的調度指揮。老袁下這一着棋，等於把晉北從閻錫山的勢力範圍圈裏劃出去。

一到民國四年，袁世凱對閻錫山的暗中防範，陰予監視越來越嚴密了。閻錫山和趙戴文使用上了一手滅灶添兵之計。明裏將兩個混成旅又縮編為一旅兩混成團，私底下，却實施了自清未以至民初，全國各地一直無法實現的徵兵制度，按年向各縣徵募壯丁，同時按年將老兵編入後備，軍械則多方搜購，與日俱增，平時都祕密的貯存庫中，所以山西的兵額在表面上看來是逐年減少，實則是越練越多。

民國五年，袁世凱洪憲稱帝，閻錫山先已親知北洋軍閥勢將因此發生分裂，老袁自掘坟墓，尤其難安於位。所以他開始作軟硬兼施的兩面準備，一方面上表勸進，接受袁世凱的封爵，另一方面却暗中擴充兵力，集結重兵於正太鐵路，再派一支精銳，北開大同，就地紮下。

此所以，到了民五帝制戰爭之起，閻錫山仍在靜觀待變，多方部署。等到六年六月，袁世凱一死，他不但逐走了擁有十一營警備部隊的金永



民國六年任山西督軍兼省長時的閻錫山

，尙且，自大同向晉北鎮守使孔庚步步進逼，逼得孔庚火冒三丈，進兵大同，宣告獨立，揚言他要驅逐閻錫山。然而，閻錫山却謀定而動，他先讓出大同來，使孔庚落入陷阱，再一聲令下，四面合圍，放一槍就迫使孔庚隻身離開了山西省境，再逐去段祺瑞新委的山西省長孫發緒，山西省的軍政大權，一轉眼間又落入閻錫山之手。

不僅此也，金永一被撵走，他多時經營的那十一個營，登時就給閻錫山改編爲一個陸軍步兵旅。孔庚一跑，晉北鎮守使轄下的部隊，也被他收編裁汰，晉軍便又多了一個混成旅了。晉軍擴充，進展之神速，那真是民國史上的一大奇跡，僅祇數月之間，閻錫山麾下的晉軍，已自一旅兩混成團，擴充到二師十二旅二騎兵團二混成團之多，以下，便是他們的番號、部隊長和駐地：

山西陸軍第一師 師長商震 司令部駐太原
精營北

轄步兵二旅、補充一團、騎砲各一團、工輜各一營，軍樂一連。

山西陸軍第二師 孔繁爵 司令部駐省城太原
原精營北，比普通師多一個團。

- 第一旅 傅存懷 省城後小河 三團
- 第二旅 王嗣昌 介休 三團
- 第三旅 李維新 太原
- 第四旅 謝 瀛 崗上
- 第五旅 豐玉璽 大同 四團
- 第六旅 楊愛源 大同
- 第七旅 張培梅 平陽
- 第八旅 豐羽鵬 運城

- 第九旅 榮鴻臚 太原
- 第十旅 蔡榮壽 平定
- 第十一旅 李德懋 太原 閻氏衛隊
- 第十二旅 路福保 太原
- 騎兵第一團 張勵生 邊關
- 騎兵第二團 太原
- 陸軍第一混成團 傅作義 大同
- 陸軍第二混成團 太原
- 晉北鎮守使趙戴文 大同，但常在太原，參與機要
- 晉南鎮守使 張培梅兼 臨汾
- 山西陸軍憲兵司令 張建 太原
- 緝私統領 魏德新 河東

晉軍大擴充後，第一個重大問題，便是庫存軍械不敷分配。好在自民元到民六，舉國萑苻遍地，戰火不熄，唯獨山西一省上下同心，協力建設，省庫裏有的是錢，倉廩裏多的是錢。閻錫山乃派督署軍械局局長張維清，跑了一趟日本，一口氣買了兩萬餘桿新槍，一千萬發槍彈，還有大砲、砲彈等重武器。更採購了一批機器，將原有的機器所一改而爲山西修械局，實則呢，那就是一個很像樣的軍火廠了。

幾度出省全師而還

大擴充後的晉軍，除了編制驟增十倍以上，而且，由於山西舊有各旅各混成團的編制，就難免以多報少之嫌。晉軍的一個旅，至少也有步兵三個團，外加騎兵、砲兵各一團，或者是一個營。例如原有的山西第四混成旅，就有步兵四個團

、砲兵獨立第三營、學兵團一個團、機關槍三個連，人數已在四萬以上，甚至於比北洋軍的一師還要多一倍。

正規軍外，尤有不計其數的在鄉軍人，散佈各縣鎮鄉村。凡此都是歷年勵行徵兵的重大收穫，徵兵入伍，受到嚴格的訓練，服役期滿，解甲歸田，但却在名冊上列有姓名年貫住址，一旦有事，立予徵召，根本就不需要另行招募訓練新兵。

閻錫山以刻苦耐勞著稱於世，但凡公帑，他能省的就省，唯獨練兵，他可是不惜花費。早在民國二年，閻氏即已遍設軍官教導團，招收差遣、排長、連長等低級軍官，授以軍事學，每年畢業者達五百餘人。更進一步的，又有軍人法政講習廳、軍人講演會、軍人洗心社、自省堂等等特別訓練機構，對他的軍事幹部，施以各種不同，較高深的教育。此外，團以上的單位還得設置完善的體育設備，官長不分階級，一律都要參加運動項目，一方面鍛鍊體格，一方面澈底消除惰性和不良嗜好。

在北洋軍閥當政時期，閻錫山當然不便灌輸官兵三民主義，唯恐軍閥耳目衆多，動輒得咎，不過，他和他的得力助手趙戴文，除了服膺三民主義之外，又復是孔孟信徒。因此，他們便使山西部隊在接受國民黨的洗禮之前，先受孔孟教育，閻趙係以孔孟鞏固軍心的，所以，也可以說他們是以儒教部勒部隊。在這一大大前提之下，閻錫山便喊出了「全軍學生化」的口號，他硬性規定，全體士兵必須施以國民教育的補習，這種補

習教育以兩年為期，畢業以後，再施予普通科學及軍事教育訓練。所以，晉軍之中，確能臻及沒有一個不識字的程度。

更重要的一項措施是，由山西修械局發展而成的山西兵工廠，在短暫時期之內，因為閻錫山不惜工本，儘量擴展，乃呈一日千里，突飛猛晉之勢。起先只能修補槍械的，不久以後，便能大量生產山砲、砲彈、機關槍、機槍彈、步槍跟步槍子彈了。又由於山西內政清明，盜匪斂跡，對於各地軍閥的連年征戰，也很少捲入漩渦。兵工廠產量既多，消耗量又少。閻錫山於是下令官兵打靶一律用實彈，這一點在舉國部隊之中尚屬絕無僅有。——爲了閻錫山的這一道命令，山西全省固然每一個月都要消耗槍彈三百萬發，但是，晉軍的射擊術却名列全國第一，光是這一項榮譽，也就相當的難能可貴了。

晉軍如此其強大而有力，難怪袁世凱逝世後，黎元洪繼任總統，「北洋之虎」段祺瑞，和「北洋之犬」馮國璋，一以南人而實主北方政局，一以北人而「封疆」東南五省，這兩員老袁大將自難免疑竇叢生，相互猜忌，總而言之統而言之，北段南馮誰都要爭取老袁繼承人的地位，直皖兩系因而成立，北洋分裂終成定局，在這種情形之下，擁兵十萬，坐鎮太原的閻錫山，自非當年吳下阿蒙可比，最低限度，北段南馮都深深的感到這位閻老西是輕易惹不起的。

不過，北洋軍閥爲了虛張聲勢，耀「武」揚「威」，有時候也不免要拉拉晉閻的差。例如民國六年的護法之役，段祺瑞遣北洋精銳入侵三湘

，閻錫山懇袁法峻拒皖段之請，派晉軍第一師師長商震爲助，與北洋軍第八師師長王汝賢、第二師師長范國璋等同時南下，北軍以王汝賢、范國璋爲主力，慘遭湘軍擊敗。首度出省作戰的晉軍並未與湘軍交綏，但却被湘軍攔腰截斷，祇是晉軍紀律嚴明，決不擾民，與北洋部隊之燒殺淫掠，判若天壤。因此頗獲湘胞好感。這一次晉軍出省作戰，總算毫無損失，全師而還。

晉軍第二次出兵，係在民國九年的直皖之戰，閻錫山應直系曹(錕)吳(佩孚)之請，自山西出兵遙爲直軍助威，晉軍一部曾經東出井陘，聊爲支援。後來直軍南下攻陝，閻錫山也曾派遣所部助陣，祇是，兩次出兵也是不曾和誰們開過火。

北伐軍興奮起與戰

到了民國十三年直奉第二次大戰，閻錫山又應馮玉祥之懇邀，命商震率領兩個混成旅進佔石家莊，切斷平漢鐵路交通，阻遏直系豫、鄂二省援軍北上，「仗」還是沒有打成，不過給予奉系、段祺瑞和馮玉祥的助力確不在小。及後直軍總司令吳佩孚因馮玉祥倒戈而慘敗，乘桴遊於海，循吳淞口詭江西上，直抵漢口、信陽、鄭州、洛陽，國民三軍總司令胡景翼奮起驅吳，這又是一場鏖戰，其間閻錫山又曾賣了臨時執政段祺瑞的一個大交情，出師應援，祇不過，他仍還是敷衍敷衍而已，爲保全實力，他肯做聲勢上的奧援。

由此可知，從辛亥革命(民前一年)到民國十三年直奉二次大戰落幕閻錫山的晉軍始終都是按兵不動，而且即使萬一非出動不可的話，也

動必有方，精心擘畫，務使其全師而還。所以，到了民國十三年北洋軍閥大混戰，瀕臨全面瓦解階段，直奉兩系以及馮玉祥等的國民軍，一概精疲力竭，趨於土崩魚爛，就祇有爭先恐後聯絡晉閻，渴望由他伸出援手，借重他那一支強勁而完整的晉軍。若謂在這一段時期之內，晉閻於天下世局有舉足輕重之勢，也不爲過。

於是，閻錫山方得以一面繼續保全實力，一面儘量把握時機，很做了一些急人之難，扶危濟傾的義舉。當馮玉祥被奉張、直吳聯軍敗出北京，落荒而走，赴俄「下野」，他的國民一軍譚慶林部和所有在綏遠的部隊，都不得不投身閻錫山的麾下，謀一枝之棲，這一支部隊，爲數當在三萬以上。

其後，馮玉祥自俄返國，赴平地泉整編所部，在這當兒，閻錫山便做了一件相當漂亮的事。他詎知國民一軍的官兵戀主(馮玉祥)，萬不可留，留必有禍，於是他便資以糧秣，全部送回給馮玉祥去，讓他們歸還原建制，繼續追隨舊主子。祇不過，譚慶林原曾任過山西騎兵將領，他在徵得他的意見以後，讓他留下。

當吳佩孚東山復出，重整旗鼓，在河南擊潰國民二軍，國民二軍風流雲散，除了他們所收編的直軍舊部，如王爲蔚等重投吳佩孚陣營，陝軍田維勤等所部也被直吳吸收過去以外，原國民二軍總司令胡景翼的嫡系部隊，俱由胡景翼逝世後，繼任國民二軍總司令的岳維峻率領，分批開關入晉，投奔閻錫山，閻氏也是照單全收，照發餉械。以迄馮玉祥歸自蘇俄，糾合舊部力克西安，再



，方前左在坐中圖，議會事軍開召地某西北在公蔣 統總今，急緊情軍期時戰抗
。山錫閻官長司令區戰二第為即，者示指公蔣 聆恭神會精聚，鏡眼戴

出潼關，問鼎中原，與晉閻密約分途討伐吳佩孚，閻氏依然毫無條件的將岳維峻等送出山西。還有國民三軍在陝西失敗，大部被困，其中一部由徐永昌統率，突圍而出，逕向山西依附晉閻，由閻錫山加以改編為第十二軍，仍令徐永昌為軍長，與閻氏嫡系部隊一視同仁，由於徐永昌也是山西人，他深感閻氏知遇之深，頗為傾心，自此不復歸還國民軍的建制，成為晉軍主力部隊之一。

民國十五年三月，閻錫山由於不堪奉張壓迫，奮起一戰，他組成了北方革命軍，自任總司令，召集三晉在鄉軍人，盡量擴編部隊，將晉軍編為三個軍團，下轄十二個軍，二十九個師（其中有十二個騎兵師）、七個獨立旅，全軍共達二十餘萬人。這三個軍團的總指揮，是第一軍團商震、第二軍團徐永昌、第三軍團楊愛源。六月，國民政府特任今總統 蔣公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七月誓師北伐，以剖竹之勢底定東南，光復京滬。十六年六月六日，閻錫山即就任國民革命軍北方總司令，十六年秋北洋軍閻奉系首領張作霖利用寧漢分裂，集結六省軍閥部隊，合組安國軍，自號大元帥，以孫傳芳、張宗昌、張學良、楊宇霆、張作相、吳俊陞、褚玉璞分任七個軍團長，向我國民革命軍猛烈反撲，國民革命軍急起應戰。九月二十九日，閻錫山便發表通電，喊出「掃除實行三民主義之障礙，用達救國救民之目的」口號，自山西出師。

一角山城仰俯天地

晉軍分兵兩路，向張作霖所盤踞的北平展開鉗形攻勢，右路軍以徐永昌為總指揮，楊愛源為副總指揮，孫楚任前敵指揮，由正太路出平漢路。左路軍以商震為總指揮，傅存懷為副總指揮，張蔭梧任前敵指揮，自平綏路出擊。這時候，山西已經有空軍了，因此閻錫山乃在左右兩路配屬航空隊一隊。自此，晉軍即與奉軍主力在平綏、平漢兩線從事鏖戰，其間他曾命傅作義率部奇襲涿縣，予奉軍以重創，是為二期北伐中著名的戰役。祇是由於寧漢分裂愈趨嚴重，蔣總司令一度下野，東渡日本，影響北伐軍事甚鉅，閻錫山曾經孤軍奮鬥，歷數月之久。一直等到十七年元月四日，蔣總司令復任，繼續領導北伐，國民革命軍聲勢丕然一振，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區分國民革命軍為第一二三集團軍，第一集團軍總司令由 蔣總司令兼，第二集團軍總司令馮玉祥，第三集團軍總司令即為閻錫山。

四月，閻錫山親赴陽泉督戰，在平漢線上，以十一個師力抗奉軍四十餘師，卒由友軍支援，力克保定，六月六日，國民革命軍光復北平，蔣總司令任命閻錫山為平津衛戍總司令，這一年的十一月二十九日，張學良、張作相、萬福麟等通電東北四省易幟，國民革命軍北伐終於成，全國宣告統一，在國民革命軍北伐一役中，閻錫山受 國父囑咐所保全的北方革命基地——山西，果然發揮了莫大的力量。

全國統一後，閻錫山始終為中樞所倚重，時

而主政山西，時而參贊中樞，迭任要職。從十七年八月他出任太原政治分會主席起，復曾担任過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內政部部長、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陸海空軍副總司令，以太原綏靖主任總統晉綏兩省軍政，二十四年晉綏陸軍一級上將，十二月出任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他在山西積極從事建設，曾經手製一首「努力實現歌」，原文如下：

「無山不樹林，無田不水到，無村不工廠，無區不職校，無路不整修，無房不改造，無人不勞動，無人不入校，無人不愛人，無人不公道。」

事實上，閻錫山「努力實現歌」所列舉的各點，幾乎全已在山西實現了，由此，也可以窺知他主管那麼些年的治績。

民國二十五年，共軍自陝北傾巢而出，進窺山西，被閻錫山在兩個月之內全部擊潰，陝北土共頭目劉子丹亦遭擊斃。二十六年七月七日抗戰爆發，閻錫山旋即出任第二戰區司令長官，他曾在平型關迭挫敵鋒，展緩了日軍的猛烈攻勢，日軍精銳之師板垣師團，被殲者達四萬以上，這便是抗戰揭幕後我軍的首度大捷。

當敵鋒進入山西，太原失陷，閻錫山即移駐吉縣，領導軍民，繼續抗戰。將他山西全省劃分為東北、西北、東南、西南四大游擊區，相互策應支援，完成一座堅強的抗戰堡壘，牽制敵軍達五十餘萬之多。抗戰初起，共軍向中央輸誠，願予接受領導，共赴國難，旋經改編為第八路軍、第十八集團軍，都在閻錫山的指揮系統之下。可

是，不久以後，共軍即利用抗戰儘力擴充，掉轉槍口來以國軍為敵，閻錫山的部隊，反倒成爲他們不斷施予襲擊的對象。閻錫山夾在日軍與共軍之間，兩面挨打，首尾難以兼顧，部隊損失頗鉅，迫不得已，他便選定壺口北岸、吉縣以西地區，在山坡土崗上，挖掘了一千個以上的窖洞，作爲他的司令部所在地，特地取了個名字叫克難城，一面禦敵，一面積極進行各級幹部的訓練，居然成爲西北的屏障，在抗戰最艱苦的階段，擁護中央政府，牽制大量的日軍和共軍。閻錫山曾有「克難城感懷」一首，抒寫當年苦撐力拚時的心境——

「一角山城萬里心，朝宗九曲孟門深，俯仰天地無終極，願把洪鑪鑄古今。」

五百完人震古鑠今

閻錫山是第一位倡導「土地村公有計劃」，以實現耕者有其田的省主席，同時他也是反共的先鋒，跟共產黨有持續甚久的鬥爭經驗，民國三十二年他就開始實施劃時代的「兵農合一」制度，後來果然在抗戰勝利以後，成爲支持戡亂戰爭的一項主要力量。因此，三十八年五月，立法院審議「兵農合一」案，咸認爲這是全國所共同需要的，於是通過了「兵農合一綱要」，容許行政院付諸實施。可惜的是，紅禍蔓延，旋不久大陸便告淪陷了。

抗戰勝利，閻錫山奉中央委派爲山西受降官，他早在日本宣告無條件投降的前三天，八月十一日，便預派所屬部隊，以最快的速度，衝破共

軍的重重阻撓，分途挺進，直入太原，使山西全省一百另六個縣市中的七十九個縣市，飄揚起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其餘的二十七個縣市則陷於共黨恐怖極權統治之下，然而，從抗戰勝利到大陸淪陷，山西軍民幾無一日不與共軍從事苦戰。閻錫山於戡亂時期，曾在山西構築了三千七百餘座鋼筋水泥碉堡，並且普遍組訓民衆，組織愛鄉團隊。三十五年三月三日美國特使馬歇爾抵達太原會晤閻錫山，跟他暢談調處工作，馬歇爾曾經自負的說：

「我來調處，相信能够解決國共衝突，因爲我所主張的條件，對於中共方面，要比蘇聯對待他們更好。」

閻錫山却一針見血的說：

「特使說的是交易性質的話。如果共黨的目標在於交易，也就是買貨，那麼，只要有人肯賤買，這樁交易一定會成功。否則，倘若共黨的目標不在貨物，而在工廠，那就無論怎樣賤賣，交易還是做不成。」

馬歇爾便問：

「先生以爲共黨不會真正妥協嗎？」

閻錫山語重心長，發人深省的答案道：

「這話我不願意肯定的說。不過，應該看看共黨肯不肯放棄他們的目標，那就是世界革命應達成無產階級的專政。」

至此，馬歇爾向閻錫山說了真心話，他說：

「美國對於中國問題，端看調處的結果如何？如果調處不成，即將撤退一切。」

這就是我們此一時代莫大的悲劇，美國調處

果然失敗，反使中共飛機坐大，國軍節節失利，神州大陸終於沉淪。閻錫山苦守太原戰鬥城，使

共軍圍攻太原歷時九閱月，據共黨報紙自承：「傷亡三十五萬餘人，做工一千五百餘萬日份，補給軍需物資四億餘公

斤。」

然而，他們所摺得的，據共黨報紙的報導也說：

「市無完牆，屋無完瓦，屍填壕中，血染地紅，而終無降者。」

太原無降者，自山西省代主席梁敦厚以次，滿城文武官員在城陷之際集禮自殺，縱火自焚，澈底實現了閻錫山的指示：「不做俘虜，屍體不與共黨相見。」至於閻錫山，却由於先在四月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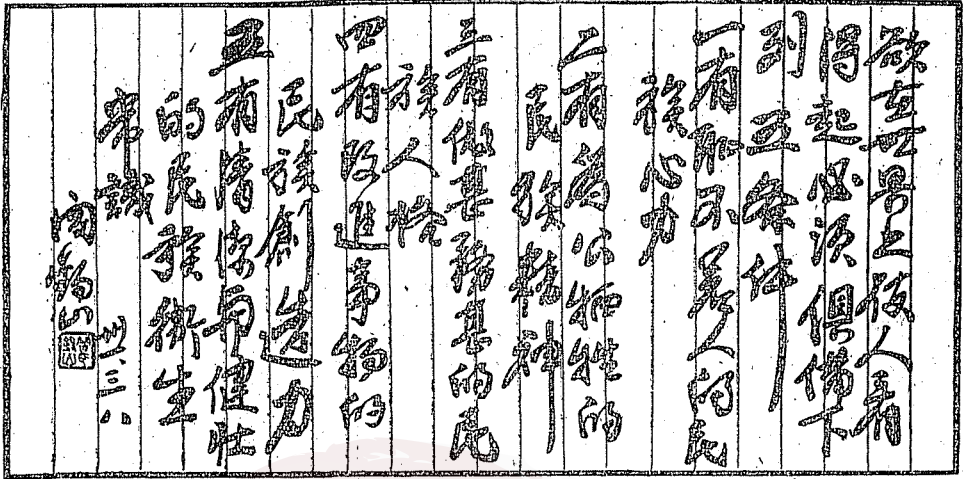
民國三十八年二月十七日 蔣總裁在溪口與閻錫山合影



閻錫山任太原綏靖公署主任時與國防部長白崇禧(右)合影。

一日赴奉化晉謁蔣總裁，十二日赴京參加中樞和戰會議，經蔣總裁、李代總統堅留，他爲了實踐與太原共存亡的諾言，在太原郊外飛機場遭共軍破壞後，仍以重金懸賞，要求航空公司載他到太原去，自空中跳降落傘入城。終以事實在所不許，無法成行。閻錫山和太原死難官員將士的犧牲精神，誠足以驚天地而泣鬼神。所以，曾由立法院決議，在台北擇地建立太原

五百完人成仁招魂塚。太原五百完人，勢將永垂不朽，為中華民族萬代子孫樹立楷模。



閩錫山遺墨

三急、三苦與三快

民國三十八年六月十三日，閩錫山應國民黨同志之推重，與海內外同胞之嚮望，勉任艱鉅，組織戰鬥內閣，出任行政院院長兼國防部部长，在國家極度動盪不安的那一段時期，他僕僕風塵，奔走各地，力促全國同胞上下一心，齊同一致，先求自固，徐圖發展。

可是，閩錫山堅定不移的信心，百折不同的勇氣，仍然難於挽狂瀾之既倒，大陸情勢迅速惡化，李代總統棄職潛逃。樞府由廣州，而重慶，而成都，而台北戰鬥內閣一變而為行動內閣。

閩錫山既抵台北，他馬上就秉承 蔣總裁指示，着手實行建立海陸兩個作戰面，以應付中共可能發動的船海攻勢，而且，他更選訓革命種能幹部，作光復後團結民衆，恢復政府機構的骨幹。他那種實事求是，積極進取的作風，曾經使全國的士氣民心，大大的為之鼓舞。

民國三十九年三月一日，總統蔣公復行視事，中樞有主，薄海歡騰，台灣滿佈一片光明清新氣象。反攻復國的第一個階段自茲而始，閩錫山力辭，行政院院長一職由陳誠繼，他一旦交卸，便遷居陽明山的菁山，理由是「愈靜愈好」。閩錫山在菁山深居簡出，埋頭從事著述。十年間陸續刊行了二十種作品。民國四十九年五月二十三日，心臟病突發，數小時後便溘然而逝。治喪之日，總統特頒：「愴懷者勛」輓額，並且親臨致祭，參加公祭者達一千五百餘人，七月二十九日，政府明令褒揚，中有「受命於危

難之際，馳驅蜀粵，載徙台員，遭大投艱，勛勤備著」之語。

閩錫山生前曾經說過，他平生有三急：急人之寃、急人之病、急人之苦。又有三快：栽樹得活、說理得明、為政得通。更有三恨，一是堯舜傳賢未定為制度，二是井田制廢壞，三是國家許有利息制。由此三急三快三恨，正可以想像得到他的勤政愛民，中庸：「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對閩錫山來說，確是充份做到的了。

中外文庫之七：

懷鄉集 葉蟬貞著

再版出書 定價拾捌元

請寄郵票或將書款交存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立即寄書

贈

贈與中外雜誌讀者的親戚、朋友、同學、試閱。請附郵票拾伍元，寫明收書人地址、姓名、

由本社代寄本雜誌第十四卷第二期特大號再版一冊。每人限贈兩冊。